



工农兵短篇小说选

三进校门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目 录

三进校门·····	卢朝晖 (1)
育秧人·····	幸伟文 (10)
排头兵·····	樊 斌 (19)
干校的早晨·····	金瑞华 (25)
朝霞万朵·····	朱敏慎 (32)
跃马扬鞭·····	李怀 于廷 苏维祯 (39)
打钟人·····	解放军某部 鵬 春 (46)
加热炉·····	李继伦 (52)

三 进 校 门

卢朝晖

—

旭日临窗。

大学机械系的办公室里，党总支书记洪刚正饶有兴致地看着那厚厚一叠工农兵新学员的登记表。他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清瘦的脸上不时掠过一阵阵愉快的笑影。

蓦地，洪刚双眉一跳。赵平江！这名字好熟。照片上，一个三十出头的中年人，眉宇轩昂，神态严肃，锐利的目光中有一种不为任何困难所阻的意志和魄力。洪刚深深吸了口烟，把登记表翻到第二页，只见“本人学历”的第一行写着：1945—1948，在上海浦江小学读书。

浦江小学？！洪刚的心猛地一震。赵平江，呵，是他！他也来了！洪刚霍地一下站起身来。由于激动，他把胸前钮扣解开，沉思着漫步走向窗前，轻轻推开窗子。窗外，阳光煦照，清风微拂。然而此刻出现在洪刚眼前的，却是二十二年那风雪迷漫的一幕：

茫茫黄昏，风雪满天。青年教师洪刚和十二岁的赵平江正沿着黄浦江边顶着风雪艰难地行走。

那天清晨，学校的“布告栏”前人头挤挤，议论纷纭。瘦小的赵平江踮起脚尖，只断断续续看见“近查教员洪刚……煽动学生，敌视现实……。”

骤然，一种不祥之兆闪电似的掠过赵平江的脑海，他象被炸雷击中，轰轰直响。他看着身旁一大群怒不可遏的同学，突然手一挥：“走，评理去！”

“走，大家一起去！”同学们随着赵平江冲进了校长室。赵平江忿忿地冲着反动校长：“你们没有理由开除洪老师！”

“对，洪老师不能走！”同学们七嘴八舌哄开了。

校长气急败坏，猛的把桌子一拍：“简直要造反！”他指着带头的赵平江嗥叫道：“我一句话就可以叫你们这些穷小子统统滚蛋！”

赵平江气得心烧肺燎：“你吓不倒我们！这种学校，我还不进呢！”

当天下午，一张墨迹未干的“布告”又贴出了。

夜晚，学校的钟声隐隐传来，赵平江猛地站住了。他回头望着那兀立在风雪中的破败的校门，愤怒的烈火在胸中燃烧，嘴唇被咬出了两个深深的齿印：“学校，这就是学校！我赵平江要再跨进校门，就……。”

“不，平江！”洪刚望着这个由于生活的磨练过早成熟的孩子，不由得心头一热，“总有一天，咱们会在自己的学校里见面的！”

“咱们自己的学校？”赵平江忽闪着眼睛。

大风雪猛烈地呼啸着，旋转着……

洪刚长长地舒了口气，从沉思中把自己拽了回来。他压制着心头的激动，抬手看了下表，欢迎新学员的大会马上就

要开始了，便匆匆地把摊了满桌子的登记表整理了一下，无意中又瞥见赵平江的那张登记表上面写着：政治身份：中共党员；现任职务：厂革命委员会常委。

二

贴满了彩色标语的礼堂里，洋溢着一派喜庆的气氛。锣鼓声、口号声、欢笑声、鼓掌声汇成一片。

在戴着红星帽徽、佩着红领章的青年战士和背着斗笠、穿着草鞋的贫农女社员发言之后，主持会议的同志宣布：“下面，请工人代表、机械系学员赵平江同志讲话！”

一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洪刚禁不住心头的喜悦，两眼紧紧地望着主席台。

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一个宽肩阔背的工人，精神抖擞地大步走上台来。洪刚的眼睛连眨也不眨一下，凝神地望着。哦，二十二年过去喽，洪刚记忆中的那个瘦弱的赵平江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而眼前出现的是一个魁梧健壮的工人。

赵平江一手撑在讲台上，一手抓着话筒，心跳得很厉害。多少年了，当他一看见高大的校门，甚至一听到“学校”这两个字眼，心中就涌起一股复杂的感情。

“同志们，八年前，我曾进过这所大学，”赵平江扫视了一下这个熟悉的但又很陌生的礼堂，声音微微有些颤抖，“但不到一年，我就被赶了出来！”

会场激起波动，人们在轻声议论着，但不久又恢复了平静，气氛显得十分严肃。赵平江喝了一口热水，使自己镇静下来：“那天，厂里的工人们敲着锣，打着鼓，欢天喜地地把

我送进了这所大学。可是，进校没几天，我就觉得挺不舒服。一上课，那些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就摇头晃脑地大谈什么‘工程师的摇篮’。我想，这样七摇八摇，还不把咱们摇得晕头转向？不理它！我们这些工人学员一到星期天就往厂里跑。当时的系主任知道后，脸一沉说：‘咱们现在要培养工程师，你们这样干，还不荒废了学业！哼，粗瓷碗终究雕不出细花来。’……”

赵平江环视了一下礼堂四壁那一幅幅光彩夺目的毛主席语录牌。哦，他清楚地记得，当时这儿张贴的却是几张教人埋头读书之类的“警句”。

“那天晚上，我正在温课，准备第二天的最后两门考试。忽然厂里来了电话，说他们正在试制一台新型磨床，准备向党的生日献礼，但被一个关键部件卡死了。我和同宿舍的两个工人学员一听，给系主任留了张纸条，便赶去了。一到厂里，工人们那股高兴劲呀，就别提了。我们把袖管一捋说：‘来，一起干！’大家出点子，想办法，反复琢磨，反复研究，这样试了几十次，一直干到第二天中午，终于把这最后一道难关攻下了。我们忽然想起还要考试，便急急匆匆赶回学校，但考试早就结束了。”

全场的注意力现在都集中在赵平江的讲述里。洪刚正聚精会神地听着，忽然觉得手指象被蜇了一下，一甩手，原来是被烟头灼着了。他继续听赵平江讲述着：“我们去跟系主任商量，是否另定个时间补考。不料他竟冷冷地说：‘这是制度，两门主课不考，明年再读一年就是了。’我们一听火冒三丈：什么？再读一年！说得多轻飘，这不是故意刁难我们工人学员吗？谁知系主任却阴阳怪气地说：‘我和学校领导

商量过了，既然厂里这么需要你们，我看……嘿嘿，咱们这儿是高等学校，不是工厂，懂吗？’我们一听，明白了，这不是要赶我们走吗！同班的工人学员知道后，气愤地说：

‘毛主席送我们来上大学，这些人却把我们赶出校门，这个大学究竟是谁的天下？！’一气之下，我们工人学员找学校领导辩论了一场，从培养目标、教学内容一直到考试制度，把他们一个个驳得满头大汗，哑口无言。随后，我们就打起铺盖走了。后来才明白，这不光是我们一所大学。在大叛徒刘少奇及其爪牙的控制下，整个教育阵地都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

一把愤怒的烈火在人们心里燃烧着！一个驻校工宣队员从座位上“嚯”地站起来，握紧拳头高呼：“打倒刘少奇！”

顷刻，愤怒的吼声此起彼伏，响彻整个礼堂。

“同志们！”赵平江激动地大声说：“我们工农兵学员肩负着党的期望，阶级的重托，又一次昂首阔步跨进了学校的大门。我们是旧教育制度的掘墓人，是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建造者！毛主席已经向我们发出了伟大的战斗号令：‘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赵平江那粗壮的手臂有力地挥舞着。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胜利万岁！”

全场爆发了震彻人心的口号声，仿佛要把礼堂的屋顶都一下子掀掉。

平时十分沉静的洪刚此刻也被这火热的场面激动得热血沸腾：赵平江呵！二十二年前，你被依仗权势的反动校长赶

出了校门；八年前，你被霸占着教育阵地的走资派又一次赶出了校门；今天，我们终于见面了，在大批判的战场上见面了，在“咱们自己的学校”里见面了！

礼堂里，欢声雷动，人声鼎沸……

三

下午是各专业自由安排活动。洪刚参加了04专业的“为革命上大学”的讲用会。走出会场，那激动人心的口号声还在耳畔回响：“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要为毛主席争气！”“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呵，在这些生龙活虎的工农兵学员身上，蕴藏着多么充沛的精力，多么旺盛的斗志！

深切的悬念使洪刚急于想找赵平江开怀畅谈一番。这时，他特意找到赵平江的宿舍，那儿却空寂无人。噢！赵平江到哪里去了呢？

夜色苍茫。洪刚疾步行走在宽阔平坦的校园大道上，心中泛起一股难以平息的思潮。突然传来一阵响亮的掌声，他停住脚步，望着那灯火通明的校办工厂，似乎想起了什么，便径自朝那儿走去。

宽敞高大的厂房里，飘散着浓郁的机油味。一条横贯厂房的巨大横幅十分醒目：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正中一台油光锃亮的机床四周，围聚着三四十个人，一个虎彪彪的工人正感情激动地在讲话，他不时挥舞着手。洪刚一下子就认出来了：赵平江，他在这儿！

一个须发斑白的老教师扭头发现了洪刚，正要招呼，洪

刚微笑着摆摆手，示意他不要惊扰大家。他叫徐铭，过去是机械系的副教授。

“同志们，下午的现场批判会开得很好！过去的大学，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教育不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分家。”赵平江挥动着宝书：“今天我们01专业的师生来一场会战，用实际行动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一次有力的批判！”

“对！我们一定要把‘外国死鸡’救活！”大家一阵呼应。

“什么‘外国死鸡’？”洪刚不解地问身旁的徐铭。

“喏，就是这台洋人造的高精度内外圆磨床。”徐铭脸上流露出隐藏不住的激动：“哦，你刚从部队转业，可能不太了解。这台高级磨床进口不久，就发生了故障。当时，好些专家、教授来‘会诊’，没有一个敢碰，唯恐拆得下装不上，一搁已经八年多了。唉，洋奴哲学害人不浅呵！”

洪刚的眼里闪出了喜悦的光亮，他怀着浓厚的兴趣正想问下去，赵平江那嘹亮的嗓子又响了：

“洋人能够造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拆？岂有此理！八年前，我们工人学员就提出要结合教学内容，拆修这台死机，但‘权威’有权，硬是不让碰。”赵平江轻蔑地瞥了一眼那台构造复杂的磨床，“别看它庞然大物，没什么了不起，大不了全部拆光，重新装！”

赵平江那粗壮结实的大手拍了一下机身。“外国死鸡”就象一头被驯服的野兽，老老实实地蹲伏着。

“毛主席教导我们：‘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今天好些教师也一起参加了，这正是我们在实战中学习一些专业理论知识的好机会……”

“对！”大家热烈鼓掌。共同的目标已经把这些素不相识的学员、教师的思想感情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了。

徐铭感叹地说：“过去咱们这个‘工程师的摇篮’摇了几十年，摇出来的学生看见洋机器都怕。现在这些学生……”

“是嘛，这是我们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学生！”洪刚心中充满了强烈的自豪感，大声说道。不料这一声太响，把大家的注意力一下子吸引了过来。几个熟识的教师惊喜地叫了起来：“呵，洪书记来了！”

学员们一听系领导来了，一齐上前把洪刚团团围住。赵平江也赶忙迎上前来，热情地握住洪刚的手：“洪书记，下午开现场批判会，想请你参加，没找着。”

洪刚微笑着点点头，一时竟想不出什么恰当的话说。他握着赵平江那粗壮的、长满老茧的大手，心里涌上一股按捺不住的激动。在他眼前，一忽儿出现少年赵平江倔强地昂着头，双目怒睁；一忽儿出现青年赵平江满脸怒色指着走资派，严词斥责……

“洪书记，赵平江同志已经是第二次进校门了。”徐铭热情地介绍。

“不！”洪刚笑着纠正道，“已经是第三次了。”他随即转脸问赵平江：“我没说错吧？”

“对！对！”赵平江情绪激动地说。

“第一次是在浦江小学，读四年级时，带头大闹校长室……”

洪刚的话一下子勾起赵平江那熟悉而深刻的记忆。但他立刻又产生了疑问：“洪书记，你怎么知道得这样清楚？”

洪刚激动的心绪一下子被触发了，他一手握住赵平江灼

热的大手，一手按着赵平江宽阔的肩膀，声音也有些变了，
“平江，你还记得一个教师对你说的那句话吗？‘总有一天，咱们会在自己的学校里见面的！’”

这一句话，如同一道火光，在赵平江心中猛地亮了一下，他惊喜交集地注视着洪刚，忽然一下醒悟过来：“呵，你，你就是解放前浦江小学的洪老师？！”

洪刚笑而不语，眼里闪出了激动的光亮。

两人紧握着双手，相对无言。是的，用什么语言才能表达出这意外重逢的一刹那间的复杂感情呢？

性格刚强的赵平江先后两次被赶出校门时从未流过一滴泪，但现在，他的眼睛润湿了，渐渐地，他的视线接触到了正前方那张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一股暖流顿时涌遍全身：

“洪书记，咱们真的在自己的学校里见面了。是毛主席给了我第三次进校门的权利！”

“对！”洪刚高声说：“毛主席带领咱们工农兵夺回了这个阵地。学校，永远是属于我们无产阶级的！”

.....

高大的校门，昂然挺立着。那一排庄严的、烈火般的红旗，在交相辉映的星月灯光中，高高地飘扬，骄傲地飘扬……。

育秧人

章 伟 文

一

春耕一开始，生产队长要我跟根发大伯学育秧，我心里自然高兴。

根发大伯六十多岁，共产党员，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提起他，真是门里放鞭炮，门外有名声，这方圆几十里地，连娃娃都晓得。

队长把我带到根发大伯家里，说明了来意。根发大伯便爽朗地说：“这是毛主席对我们贫下中农的信任，也是我们贫下中农应尽的责任，我就收下你这个徒弟吧！”

生产队长满意地笑笑，说：“大伯说得对，教育下一代，是我们贫下中农的责任。再说大伯今年有了个帮手，秧准育得特别好。”

根发大妈闻声从里屋出来，拍拍围腰上的柴屑，说：“老头子呀，如今你带了个读书人啦，还是红卫兵小将，得使劲些，千万要带好啊！”

根发大伯说：“这个你放心，只要与我们一个心眼，我们打心底里欢迎。”接着，他转身对我说：“孩子，好好

干，农村大有奔头呢！”

“我一定虚心学习，立志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我点了点头说。

根发大伯点起一筒烟，美美地吸了两口。又语重心长地说：“从前刘少奇宣扬什么‘读书做官’，想把你们培养成骑在我们工农头上的‘老爷’，做他复辟资本主义的驯服工具。现在，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心要把你们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做我们贫下中农的好后代。你可要听毛主席的话啊！”

根发大妈笑着说：“嗨！徒弟刚收，你就给人家上课啦！”

生产队长对根发大伯说：“对！以后就该给学农多上这样的课。”

根发大伯告诉我：要育好秧，首先要政治挂帅，要把心安在农村，与贫下中农一个心眼，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听了根发大伯的话，我浑身是劲，暗暗下决心，要把根发大伯的本领都学过来，育好秧苗。

一天，我们在村前的场上选种。大伯说：“这是为大队的良种田选种，要精益求精，颗颗都要是好种子。”

根发大妈戴着一副老花眼镜，选得兴致挺高。根发大伯就坐在我的身边，我时时注意着他怎么选法。可是，他突然抓起一把我选过的种子，仔细地看了又看，说：“学农，你看：两粒稗子！常言道：好种长好稻，稗子长稗草。孩子，种田不好马虎。你欺庄稼，庄稼也要欺你。”这些话，我听了觉得脸上热辣辣的，但心里又感到服服贴贴。

根发大伯是个热心人。就说他教我撒种的事吧。那天一大早，我挑着谷种来到田头，社员们已经在劳动了。根发大伯想放手让我撒谷种，向我交代了几句之后，卷起裤管，捧起一畚斗谷种，迈到田里去了。我在另一畦跟在他后面，却迟迟不敢下手。听社员们说，撒种是一种精细生活，撒不好既浪费谷种，又影响秧苗质量。虽说早些天我天天用粗砂子当谷练到半夜，也算有点熟练了，但这会儿觉得责任重大，又犹豫起来了。根发大伯看我站着不动，老远说：“看，象木头一样站着干啥？撒嘛，别怕，脚步放稳。”说着，拔腿咕噜咕噜走过来，把着我的手教：“对！就这样，手放平些，谷种不要捏得太多。撒吧！毛主席讲过：‘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同样的道理，你要学会撒种，就得大胆练。不练自己能会？”我终于鼓起勇气，在平如明镜的秧板上撒起来。奇怪，心一定，手也稳了。

根发大伯他们的鼓励，使我心里暖烘烘的，更加增添了我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信心。

二

秧苗一天天往上长。青青葱葱，蓬蓬勃勃。就在这骨节眼上，根发大伯的胃病复发了。根发大妈急得团团转。我也替他担心。他却一天到晚往秧田跑。根发大妈抱怨道：“你呀！也该在家躺两天。”

根发大伯还是没事似的，乐呵呵地说：“这点小病算得了啥？”说着，转过身来对我说：“学农，你大伯这病呀，

还是解放前给地主家帮长工时得的。那时有病也没钱治，日子久了就难好。不过，留着也不坏，一生病就使我想起地主的蛇蝎心肠，想起过去的阶级苦。”

根发大妈接着说：“咳！那时的日子真不是人过的。学农，你是甜水里泡大的，没有亲眼看过我们穷人过去怎样受罪。明天大妈给你做几个糠饼，烧两碗苦菜汤，一起吃餐忆苦饭，再给你说说家史。”

我高兴地说：“大妈，这太好了！”

根发大伯说：“这个主意出得不坏！给我也得准备一份呵！”根发大妈笑着说：“你，放心！等你的病好些，保证特地为你再做一份。”

这时，生产队长推门进来，根发大妈抢上去，象对家里人一样说：“队长，劝劝你大伯在家歇两天。我要他歇会儿，真象筷子穿针眼——难啊！”队长笑咪咪地说：“大妈，我就为这事来的。大队党支部和队委会都研究过了，要大伯到公社医院去住几天。”

根发大伯一听，闷闷不乐地说：“这不成！”

我关切地说：“大伯，就去养几天吧！病可拖不得啊！秧田我们照料着。”根发大妈说“我也会帮忙的呀！”队长好容易劝了半天，根发大伯才无可奈何地说：“好！去就去吧！”说罢，他起身带我们到田头仔细检查了一遍，又嘱咐了半天，才回来打点了一下，往公社医院去了。临走时，根发大伯什么都没带，只带了一套《毛泽东选集》。根发大妈告诉我，这是公社里奖给他的，他不管上哪儿准是随身带着。

三

一天傍晚，我独自到田头查看秧苗。秧苗长得真好，一棵棵嫩生生的，好象滴得出水，捏得出油，绿得逗人喜爱。我看看天，一朵朵通红的晚霞象绚丽的桃花飘在蔚蓝的空中，好看极了。田野上，白蒙蒙的暮霭在慢悠悠地飘荡。这样好的天气，要是把秧田里的水放光，让秧苗接一夜露水，胜过好几担肥料呐！可是根发大伯却托人带口信来说，他在床上观察的结果，今晚要下大雨，要我关心些。我感到有点好笑，根发大伯说话，向来是说一句算一句的，这次大概没算准吧。我不信，把秧田的水口都开掉了。过后，我还跑到邻近的四队去看了看，他们没有开。我想，反正不要多少时间，随手帮他们开一开吧。开好水口，我回到了家里。可是又觉得心里不大踏实：要是真的下起暴雨来怎么办？我斜靠在床上，看着窗外的天空，月亮挂在树梢，星星象我撒的谷种那么密。嗨，怎么会下雨？真是瞎操心呐！后来，迷迷糊糊地我睡着了……

正睡得香甜的时候，一声闷雷把我惊醒了。抬头一看，天空象一口倒扣的锅，漆黑漆黑，一道曲曲弯弯的闪电象一条火绳在天空中跳跃。就要下雨了！我心里喊着糟糕，一骨碌翻身起来，随手捏了支手电筒，背了把锄头跑出来。闷重的雷声在我的头上炸响，我责怪自己不该不听根发大伯的话，气喘喘地向秧田跑去。半路上，滂沱大雨哗哗啦啦地泼了下来，立刻把我淋得象个落汤鸡。我想，这么大的雨，秧田缺水，秧苗非淋坏不可。我连跌带跑赶到了秧田，抡起锄